

末果 著  
JUNNAN  
FANG

想要自由，却在你来我往间不舍。  
想要真爱，却在阴谋博弈中飘摇。  
想要权力，却在你的温柔里沦陷。  
想要复仇，却在爱的微光里退缩。

姜错  
阴阳

（上）

# 俊男坊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未果 著  
JUNNAN  
FANG

俊男坊

阴阳差错

一上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俊男坊:阴差阳错:全2册/末果著. —南京:江苏文  
艺出版社, 2012.11  
ISBN 978-7-5399-5724-1

I. ①俊… II. ①末…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75983号

书 名 俊男坊:阴差阳错

---

作 者 末 果  
出版统筹 黄小初 李国靖  
选题策划 林苑中 冯 雪  
责任编辑 胡小河 姚 丽  
特约编辑 冯 雪  
封面设计 八 牛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集团网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建泰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 × 980mm 1/16  
字 数 510千字  
印 张 35.5  
版 次 2013年2月第1版 2013年2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5724-1  
定 价 49.80元

---

# 目录

## 俊男坊

明  
治  
錄

一  
上

### 上卷

零壹	失去的记忆	001
零贰	断琴的少年	003
零叁	乙个俏郎君	005
零肆	今晚谁侍寝	007
零伍	冷血蛇	009
零陆	别开生面的侍寝	011
零柒	郁闷的溺水	013
零捌	冤家路窄	015
零玖	浴桶风波	017
壹拾	二夫未凡	019
壹壹	不知道的赌注	021
壹贰	与他的晚宴	024
壹叁	恶鬼索魂	026
壹肆	谜一样的末凡	028
壹伍	竹林深处	030
壹陆	烫手的山芋	032
壹柒	死笨的冥红	034
壹捌	可恨的男人	036
壹玖	抢着受罚	038
贰拾	自甘受罚	041
贰拾壹	谁先动谁输	043
贰拾贰	装病	046
贰拾叁	不该如此	050
贰拾肆	郡主请让座	052
贰拾伍	线索	054
贰拾陆	慕秋往事	056
贰拾柒	失火护琴	0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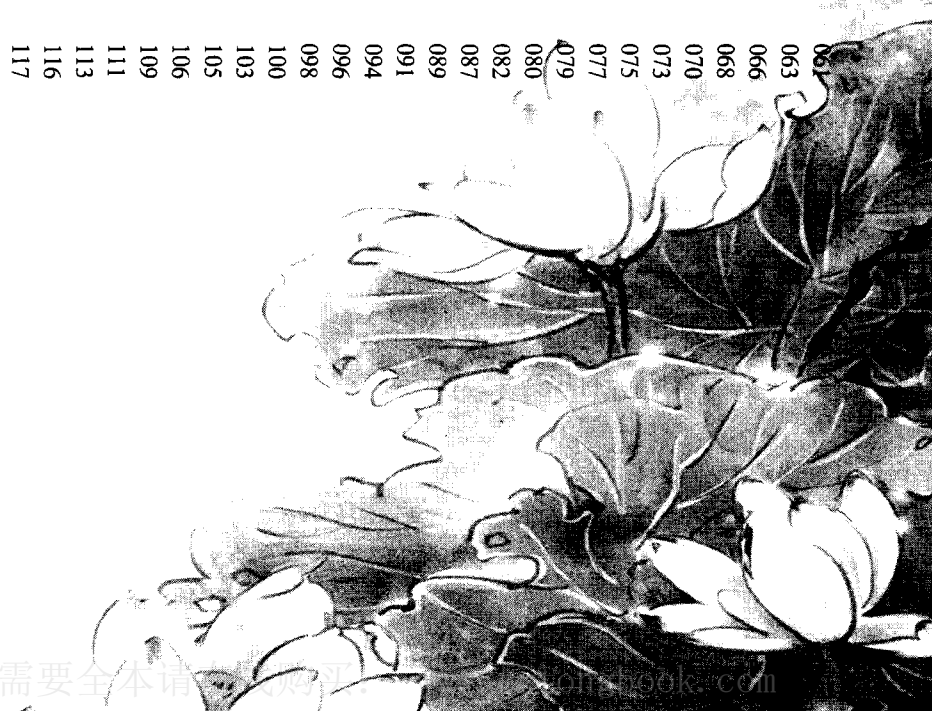
# 俊男坊



（上）

## 目录

贰拾捌	痴人说梦	061
贰拾玖	夫妻之实	063
叁拾	我不介意三人行	066
叁拾壹	末凡的酒品	068
叁拾贰	白累一场	070
叁拾叁	充当射手	073
叁拾肆	太子滚下马	075
叁拾伍	鞋底抹油	077
叁拾陆	被擒	079
叁拾柒	来的竟是他	080
叁拾捌	并非为我	082
叁拾玖	此将军非彼将军	087
肆拾	我不是她	089
肆拾壹	半夜来客	091
肆拾贰	护花使者	094
肆拾叁	何不作个了断	096
肆拾肆	对不上眼	098
肆拾伍	特别的守护神	100
肆拾陆	此地无银三百两	103
肆拾柒	各自揣摩	105
肆拾捌	末凡的备礼	106
肆拾玖	讨餐饭吃	109
伍拾	蘑菇也会臭	111
伍拾壹	带目的的男人	113
伍拾贰	不肯滚蛋的破男人	116
伍拾叁	失策	117
伍拾肆	回忆	119
伍拾伍	塞个女人给他	121
伍拾陆	打错算盘	123



伍拾柒	雪莲为谁摘	125
伍拾捌	好管闲事	128
伍拾玖	女皇的回礼	131
陆拾	退货都没人要的男人	133
陆拾壹	好大的绿帽子	134
陆拾贰	如何是好	136
陆拾叁	陪我睡会儿	138
陆拾肆	送子观音	141
陆拾伍	末凡的吻	143
陆拾陆	接受佩衿	145
陆拾柒	换夫	147
陆拾捌	敢上我的床	149
陆拾玖	棋中之意	151
柒拾	完蛋的形象	153
柒拾壹	与狼共室	155
柒拾贰	佩衿的交易	157
柒拾叁	一方丝帕	159
柒拾肆	心思难猜	161
柒拾伍	井毒的出处	166
柒拾陆	冰冻的吻	167
柒拾柒	不问	170
柒拾捌	不与他一般见识	172
柒拾玖	宁愿亲头猪	174
捌拾	血咒	176
捌拾壹	意外相逢	178
捌拾贰	赌你一夜	181
捌拾叁	此一夜非彼一夜	183
捌拾肆	输了一夜	185
捌拾伍	强吻	187



# 俊男坊


## 目录

目录

（上）

捌拾陆	红裳	190
捌拾柒	册封	192
捌拾捌	各不相干	194
玖拾玖	无情果	198
玖拾	无法依靠	202
玖拾壹	还是孤独	206
玖拾贰	一点红	208
玖拾叁	小心春光	210
玖拾肆	不溜是王八	212
玖拾伍	平夫？二夫	215
玖拾陆	十五谁相伴	219
玖拾柒	感应	221
玖拾捌	纳兰氏	223
玖拾玖	他终是来了	226
壹零零	无回	229
壹零壹	风吹花落	231
壹零贰	奔风VS末凡	233
壹零叁	谁更酸	235
壹零肆	相争	238
壹零伍	一记耳光	240
壹零陆	对峙	242
壹零柒	寻找帮助	245
壹零捌	出谋划策	247
壹零玖	一丘之貉	249
壹壹零	交易	252
壹壹壹	酬金	254
壹壹贰	不想再忍	257
壹壹叁	吞服苦果	259
壹壹肆	原来如此	261
壹壹伍	离洛、离洛	263





## 零壹 失去的记忆

呃，好痛！意识慢慢转醒。

经过一夜欢好后的身体疲惫不堪，身上无处不酸痛难耐，甚至手指头、脚趾头都痛得麻痹了。

那个人……那个人怎么会有这样用不完的精力与她厮缠，可以让她即使累得没有一丝力气，仍销魂地想永远沉溺于他身体之下。

到底是哪儿出了问题？明明记得与他在一起的每一个细节，甚至记得他说过的每一句话。却想不起他的相貌，除了知道他是她见过的最好看的男人，冷冽如冰的气质，带着颓废的末世的美感，但具体的样子，却想不起一星半点。

这脑袋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酒醉后的剧烈头痛让额头一下一下地跳动，有一种想将头摘下来踢飞的冲动。

玫果无声地叹了口气，好想让床前争吵不休的两个人闭嘴，可实在是懒得动弹，甚至连眼皮都不愿抬一下。

“你不是说十二岁的时候一定醒来吗？再过一个时辰，这十二岁的生辰就过了。”一个男子焦急的声音从床头转到床尾，又从床尾转回床头。

“老神仙明明说果儿十二岁必醒……”随着女子的一声叹息，一只温暖的手抚上她的脸。

玫果祈祷着，神啊，让他们安静吧，让我能好好地想一想吧，乱成一团麻的脑袋实在需要好好地清理清理。

越是希望他们安静下来，耳朵里却挤进了更多的声音。

“别再提你那所谓的老神仙，我就是相信了他的鬼话，这十年来，放纵你给果儿招了一院子的侍郎，结果……果儿照样中邪，说醒的时候还是没醒，明儿赶紧把这些侍郎都遣散了！”

“休想，老神仙说了，果儿没有他们的阳气，活不下去。”

“你踢我做什么！”男子闷哼声。

“谁要你胡乱说话？”女子仍有些愤愤不平。

“我看你再给她多弄些侍郎，她也还是这样……最毒妇人心，可真够痛的！”

侍郎？

玫果细品着这个在二十一世纪不可能出现的身份。

女子沉默了，过了好一会儿才长叹一口气，“老神仙明明说十二岁定会醒来，可是为何会如此……这可如何是好？”又再低泣。

“谁知道是哪路子的歪门邪道，他的话岂能信得？”男子有些急躁了。

“你不信，那你普国如此多医术高超的好手，为何不见一个中用的，治好果儿？”





对方也不甘地拉开了架势俐牙还击。

“你虞国号称医术天下第一，不也都不中用？”

“如果不是我虞国神医，果儿只怕早烂成一堆白骨，还能让你这么天天看着？”

男子叹了口气，也沉默了，两个人终于安静下来。

一个声音在玫瑰耳边轻唤：“还不肯起来？”

玫瑰认得是那个招来雷电气毁她的肉体，逼她灵魂脱壳的夙梓的声音。

直恨得咬牙切齿，闷着头不理睬，要她做十二岁小儿……那昨晚的缠绵岂不成了泡影？时间的错位，会让他再也找不到她……说什么也不要起来！

“再不醒的话，过了时辰，你只有做孤魂野鬼，你在这个年代是没有生死记录的，投不了胎，而你原来的身体已经被雷劈成了焦炭，当然如果你不介意那块焦炭身体，回去也无妨……”

头更痛了，那块漆黑的焦炭身体出来逛上一圈，不知会吓死多少人。

罢了罢了，这家人能养许多侍郎，想必家境不会差，死就死吧，好歹衣食无忧。

总算看清了床前的两个一直吵嚷的男女。

“果儿，我的心肝，你终于醒了，可吓坏娘了。”那个极美的妇人扑到床边，抱住她放声大哭。

玫瑰琢磨着是不是也该挤两滴泪出来回应一下，但努力了半天，硬是没挤出半滴泪来，也只好作罢。

妇人伸手将她睡乱了的头发理到耳后，温暖的手抚在了她的脸上，令她有片刻间的错愕，这就是亲情？

中年男子也激动得两眼含泪坐到床边上，拉起她的手，“果儿，你总算醒了，感觉还好吗？”

玫瑰点了点头，表示还好，打量着这位英姿爽朗的中年人，这倒好，本来是孤儿的她，居然有爹有娘了，想到这儿，鼻子居然有些发酸，看来这次穿越没有想象中那么差。

妇人飞一记白眼给丈夫，“你不是说老神仙的话信不得吗？”

“呃……嘿嘿……”他尴尬得像被人捏住了脖子，“我不就是发牢骚，随便说说吗。”

妇人好不得意，招呼着丫鬟端来燕窝粥，扶她坐起，一小勺一小勺地亲自喂她。

“我在哪儿？”玫瑰打量着四周，是一间极为精致的古代女子的闺房——香檀雕花大床、同质地的梳妆台、雪白的烟罗绡帐、半透明的屏风中绘着千姿百态的睡莲，与外间相连的拱门坠着玛瑙拼玉的珠帘，风大些便能听到清脆的珠佩相碰的声音。虽并不是极尽的奢华，却也是样样东西力求典雅别致。

奇怪的是在大床里侧却不是檀木雕花，而是一面有半人多高的铜镜，此镜与床同长，约半人多高，即使是身材高大的人坐在床上，也能看个全影，打磨得十分精细，虽不能与现代化的玻璃镜子相比，却也能将人照得清清楚楚，上方仍有檀木雕出花绘图案。可见制作这面铜镜着实花了不少心思。

后来她得知，这面镜子是为了给她辟邪之用。

“这是在你闺房啊。”美妇人一愕之后，柔声道，“都四年了，也难怪你会不记得。”

“四年？”

“你昏睡了四年，这四年来，可急坏了为娘，都怪你那该死的爹，如果不是带你去那个地方，也不会中邪没知觉地睡了这么四年。”说着狠狠地刮了身边的丈夫一眼，见他正握着女儿的手，毫不留情地拍开了，“全怪你，不许碰女儿。”

中年男子敛紧了眉头，含怒不发，声气却没那么好听了，不甘心地低吼：“如果不是你非要跟我谈那套女尊国体，我如何会赌气带女儿离家去那个地方？”

美妇人不依，“你要离家便离家，要去那儿便去那儿，我又不拦你，为何偏要带上女儿？我为了你放弃我们虞国的女尊国体，只有你一个丈夫，接连生三个儿子，才得了这么一个女儿，可是你却……”说着就流下了泪。

中年男子被妻子哭得手足无措，软了下来，“你不是说是恶鬼占了果儿的身体，儿时才会性子那般恶劣。又说那次……那次不是中邪，是恶鬼被捉了回去，所以果儿才暂时没有知觉，还说等她十二岁，真身就会回来，如今怎么又来怪我？”拍着妻子的后背，“果儿这不醒了吗？该高兴才是，怎么就哭了。”

在二人争吵中，玫果算明白了这对中年夫妇和自己的复杂身份。

男，玫鸿焯，普国的镇南王，乃普国的第一猛将，地地道道的一介武夫。

女，虞瑶，女尊国体的虞国当今皇帝的妹妹，在战场上曾败给玫鸿焯，从此心服，后来在普虞二国联姻时自愿嫁给玫鸿焯。为他生下三儿一女，三儿分别为勇之、俊之、逸之。玫果便是他们最小的女儿。

玫果，十二岁，既是普国的平安郡主，又是虞国的长公主。



## 零贰 断琴的少年

玫果走出寝室，被一阵悠扬的琴声吸引，带着好奇，举步前行，绕过一片青幽竹林。

清晨的阳光带着璀璨绚丽的光芒，给葱绿的竹林镀上一层金色，几声小鸟的啁啾清脆悦耳，淡淡的竹叶香飘入鼻息，让人精神一爽。

一个身穿墨绿长衫的清瘦少年坐在竹几前，专心拨弄着琴弦。

他十五六岁，清冷而俊美，长发披肩，两耳边的墨发梳向后脑，两缕合在一起，用一柄小玉梳扣住，合在一起梳成辘辘，柔顺地垂下，发梢有了条细丝带束着。浓黑整齐的卧蚕眉下，眸子虽然冷冷冰冰，却极为清澈明亮，配上线条柔和的脸形，精致的口鼻，除在她模糊记忆中的那个男子，从来没有见过这样俊美的男儿。

在琴弦上飞舞的手指白皙修长，修整得很好的粉红指甲泛着淡淡的珠光，行云流水般的曲声在他指间流泻。

玫果停立在竹下，不去打破这份清雅的气氛。

待一曲毕，他慢慢抬起头来，看到竹下的她，一愣之后，清冷淡漠的眸子里蓦然闪过一抹带着不屑的恨意，视线便错了开去。



还没离开琴弦的手，又再缓缓抚上琴弦，突然抓住琴弦用力一扭，铮的一声，琴弦断裂，弹开来的琴弦带着鲜红的血珠。

他对被划破的手指全然不觉一般，起身离去，笔挺的背影同时带走了丝丝寒意。

玫果杵在那儿过了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拧断琴弦绝非偶然，他为何要如此，难道是不喜欢别人听到他弹琴？

仅为她听了一曲，就平白毁了一把好琴，好不可惜。

刚才的好兴致消失得无影无踪，悻悻地回走。

百般无聊，见面前大院中似乎传来舞剑的声音，又忍不住好奇，向声音传来处走去。

刚迈进垂花院门，陡然脖子上一凉。

一道刺眼的银光迫使玫果侧脸避开，银光闪过，才睁大眼睛。

低头一看，一柄银亮长剑的剑尖正抵在她咽喉上，只惊得魂飞魄散，视线顺着长剑往上，看向握住这把剑的手的主人。是一个浓眉大眼的少年，长发在头顶束成一束，随意地绑了条与衣裳同色的蓝色丝带。

穿着一身利落的黑色短打练武服，裤脚束在软底靴里，腰间是同色的腰带，只是在腰带间点缀了一条黄色的织带，织带上系着一块玉佩，十分朴素。

本是憨厚的一张脸，在看到她看向他时，露出十分乖张的神色，冷笑一声，“居然醒来了。”

玫果刚才惊出了一身冷汗，当看清状况时，直觉告诉她，她醒来让对方非常的不高兴，愣看着他，不知该怎么回答。

少年见她额头上又渗出冷汗，下颌微微上扬，有了得意之色，“以后看到我，绕着点走，别来招惹我。”

玫果无故被人用剑尖抵着喉咙，本就有气，听了这话，更是气得发笑。他们是第一次见面，这事怎么看都是他来招惹的她，沉下脸，“你是什么乌龟王八，我都不清楚，凭什么还指望我去招惹你？”她敢这样肆无忌惮的伶牙俐齿，也不是全无道理，从靖南王夫妇的对话可以得知，她在这儿的地位非同一般，又怎么可能，有人敢在这儿明目张胆地刺杀她？

她不招惹他，本就是少年想要的结果，但这话从她嘴里说出来，就实在难听，全不避讳地直接骂他乌龟王八，少年脸上便挂不住了，胸口团了一团怒火，“你……”

“我怎么了？再不把你的这根破铁拿开，我就喊了。让我娘来看看，这院子里都是些什么人。”她初来，对这儿的情况全然不知，搬出家长自是明智之举。

少年所有的表情定住了，眼里的怒意更浓，最终手腕一转，将剑背到身后，只拿眼神杀着她。

玫果嘴角上扬，得意地笑了笑，也盯着他，他长得很高，要仰起头才能看到他的眼睛，“我以前得罪过你吗？”

她想知道他们之间发生过什么，没想到少年听了她的话后，眼里的怒意更甚，像是恨不得将她生生撕碎。

“不算说了，也不该用这样的眼神凌迟我。”她笑着伸出手指去点他的胸脯。

“你……”他挥手拦开她的手。

“冥红，是谁惹你发这么大的火？”身后传来一个清脆的笑声，一个身影绕过玫果，站在满面怒容的少年身边。

来人仍是一个十来岁的美少年，一袭浅紫丝质长衫，左肩膀上用紫金线绣着只雄鹰，剑眉斜飞，一脸阳光，但眼神却并不如脸上的笑意亲切。

玫果看他，他也打量玫果，眼里露出惊诧，“哟，四年不见，竟出落得倾国倾城，猛然一看，居然要认不出来了。可惜……可惜……”边说边笑着摇头。

他好像是在夸她，但那口气，总觉得这话里带着刺，让人怎么听怎么不舒服，但又说不出不舒服在哪儿，“可惜什么？”

他剑眉一扬，还没回答，冥红等得不耐烦，对那少年道：“你找我？”

少年应了一声，仍看玫果。

冥红皱了皱眉头，转身就走，扬声道：“离洛，你走不走？”

叫离洛的少年，最后厌恶地睨了玫果一眼，转身去追冥红。

玫果愣住，看着他们走远，眉头慢慢敛紧，片刻之后就看到了三个长相极好的少年，但怎么也感觉不到同一屋檐下的亲切，反而有一种强烈的被排斥感。

出来散步的兴致没了，漫无目的地乱逛。

一个装有小鸟的鸟窝，从头顶树杈上坠落下来。

玫果惊叫一声，在鸟窝落地前接到怀中，见小鸟们并没有受伤，才长松了口气。

爬在树上，想把鸟窝重新放回树杈。

## 零 叁 N个俏郎君



“把鸟窝给我。”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站在树下，满面怒容地瞪着她。

玫果刚受了一肚子气，现在又来一个，泥人还有三分泥性，何况是她，冷睨着他，“想要，想要就上来拿啊！”

少年一咬牙，当真跃上树，向她手中鸟窝抓来。

玫果怕他伤了小鸟，一阵乱踢，被他轻易抓住脚，就要往下拽，她情急之下，叫道：“非礼啊！”

少年脸色一变，忙松了手，玫果乘机一脚向他踹去，他一个没留神，竟跌下树，身体在半空中漂亮地翻了个身，稳稳落地，美好的容颜涨得紫黑，握紧拳头，“你为什么耍醒来，怎么不死掉？”

有前面三个少年的例子在前，玫果不觉得意外，但心里仍皱巴巴的不是滋味。

“慕秋，你怎么这样跟郡主说话？”一个长相和声音同样温和，十六七岁的少年走到树下。

“姓末的，我倒要看你能维护她到什么时候。”慕秋狠狠地刮了玫果一眼，冷哼一声，



转身就走。

温和少年抬起头，仰视着玫果，微微一笑，“王妃找你呢。”如沐春风的笑，霎时抚平了玫果心里的不安。

“你是谁？”这古代的人怎么个个都这么好看？

“看来郡主已经不记得我了，我叫末凡。”仍是温和可亲的笑，没有半点因被人忘记姓名而存的芥蒂，向她伸出手，“跳下来，我接着你。”

玫果如中邪一般，柔顺地跳进他臂弯，才想起鸟窝还在她怀中，叫苦道：“糟了，我还得上去。”

他凝看着她的小脸，“还有事？”

玫果举起鸟窝，“我忘了把这个放回去。”

清亮的黑眸闪过一丝诧异，像是不相信这是她能说出的话，只是一瞬，又恢复了初时的静如止水，接过鸟窝，“让我来。”轻飘飘地飞身上树，冲着树下的她轻轻一笑，“慕秋以为你又要拿这些小鸟去喂狼。”

“喂狼？”玫果愕然，这身体原来的主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人？

心存迷惑，却见末凡已经走到前面引路，只得跟上。

到了后院，母亲虞瑶已经等在那里。

玫果在桌边坐下，支颌看着或舞剑，或看书，或对弈，神态各异的美少年们，这些少年都是刚才花院中所见的。

母亲虞瑶微微一笑，道：“这些男儿全是你的夫郎，你可还记得？”

“五个夫郎？”玫果看着母亲，张大了嘴，半天没能合拢。

“是六个，佩衿被你姨娘借去办事，所以你今天见不到他。”

玫果眼角刚露了笑，就想到少年刚才嫌恶怨恨的眼神，皱了眉头，“他们都很讨厌我。”

“只能怪你小时候太调皮。”虞瑶扬眉，他们不讨厌她才不正常。

玫果没精打采地趴在桌上，他们的表现，不像仅仅因为她调皮这么简单。

虞瑶拍拍她可爱的小脸，“别泄气，我的果儿和以前不一样了，他们会喜欢你的。”

玫果撇着嘴，望向弄断琴弦的少年，他受伤的手已做了包扎，“他叫什么名字？”

“他叫瑾睿，他可是全天下最美的男子，就是性子冷了点儿。”虞瑶暗赞女儿好眼光。

“是吗？”她脑海里又浮现出一幕幕激情的画面，脸上微微一红，虽然她记不得那个人的长相，但在记忆中却是从未见过的绝色。

虞瑶眨了眨眼，“你可以随便进他们的房间，上他们的床，但不能碰他们。”

玫果唇边的笑僵住了，这是什么跟什么？

“为什么？”

虞瑶看着女儿扑闪着长睫毛，虽然这些话题对小女儿有些过早，但三个月后，她就要离开，这一去不知要何时才能回来，还是提前告诉她的好，她即使现在不懂，成年后自然会懂，“因为如果他们与你行了欢好，他们便会被你的魂魄吸尽精髓而亡。”说完有些担心地看了看女儿，真怕她问自己什么是行了欢好，结果她什么也没问，只是趴在桌上发呆。

玫果纳闷，与人欢好，对方就会死，她就成了杀人犯，如果不想成杀人犯，就只能老老实实的，难道这一世要活寡？

虞瑶见她没问东问西略安下心，“老神仙说过，你魂魄返阳时会错遇一个男子，只要你与那个男子行过夫妻之事，就能像正常人一样了。”

这老神仙真是邪门，难道知道她是借尸还魂，还知道她与那人的事？

玫果瓷白的小脸开始发烫，来了精神，“那男子是谁？”

“不知道。”

“老神仙不知道吗？”

“他说你与他缘分到了，自会相见。”

“老神仙没说他在哪儿吗？”

“还没来得及说，便仙去了。”虞瑶不无惋惜地叹了口气。

“呃……”玫果呆若木鸡，把玩着母亲的小铜镜，惊异地发现，镜中的小脸与二十一世纪她十二岁时一般模样。

然而她不记得他的样子，也不知他在什么地方。

而且，现在的身体和昨天错差了好几岁，这要她如何寻找？

欲哭无泪，没天理啊……



## 零肆 今晚谁侍寝

“果儿，今晚你要跟谁睡？”虞瑶——看过那五个少年。

“跟谁睡？”玫果愣住了，这么快就要面对这种问题？顺着虞瑶的视线也看向那些少年，唉，个个养眼啊。

“你才醒，阴气太重，魂魄不稳，我怕你有闪失，还是有人陪着好些。”虞瑶回头对服侍的丫鬟小娴说，“去把末公子叫来。”

“我想自己睡。”玫果想着那些怨恨的眼光，打起了退堂鼓，虽然很喜欢美男，但没弄清楚来龙去脉之前，还是避着点好。

虞瑶突然扑哧一笑，伸手就来拧她的脸蛋，“我的果儿长大了，知道害臊了，他们可都是你的夫郎。”

玫果正盘算着怎么找个借口推搪过去，末凡已经随着小娴走到桌边，“王妃。”

“今天是盘点的日子？”虞瑶坐直身子，在女婿面前怎么也得有个当丈母娘的样子。

“是。”

“大约什么时候能盘完？”

“要等虞国的使者将女皇赏赐的物品入了库，方能开始，而且明日送回虞国的礼物也需要有所更换。”

“他们要到晚上才能到，这次我三妹置办的物品又有差错？”虞瑶脸色微变，眼里闪过一抹怒意。



“是。”

“这就不行了啊。”虞瑶略为失望，又看向不远处的少年们，“那你看今晚谁给果儿侍寝比较合适。”

“依我看，谁也不合适。”末凡平视虞瑶，双眸清晰明亮，却又静如止水。

玫果好奇地打量他，只见他身穿玉色长袍，如水中的暖玉，温而不燥，沉稳而温和，像是天大的事也不会让他心里起一丝波澜。暗想：这人倒是诚实的人，没有对虞瑶一味奉承。

正巧，他向她看来，四眸相对，她的心扑通一下，他的目光虽然温和，却像能看穿她的心思。

他见她微愕，冲她微微一笑，方又再看向正为此事头痛的虞瑶。

“依你看该如何是好？”虞瑶娟秀的眉慢慢缩紧，“事隔这么多年，果儿的恶作剧难道还不能被淡忘？”

末凡淡淡一笑，“淡忘并不是最好的办法。”

“罢了，罢了，今晚让果儿去离洛房中。”虞瑶用手指敲着涨痛的额头，“这个寒宫雪。”

“是，我这就去安排。”末凡不放心地扫了玫果一眼。

玫果冲着他伸了伸舌头，做了个鬼脸，本来看他最为温和，还想今晚在他房里凑合一晚，看来是没戏了。

末凡对上她的鬼脸，微微一愣，眼角分明闪过一抹疑惑。

玫果忙收了鬼脸，在这人面前还是老实一些的好，别看他好说话，但绝对是个厉害角色，在他面前露了马脚可不是好玩的。

等末凡离去，虞瑶吩咐玫果道：“娘有事要回去跟你爹商量，你乖乖的，别给末凡找麻烦，知道吗？”

“好。”现在地皮还没踩熟，哪里敢去找麻烦，人家不找她麻烦就阿弥陀佛了。

虞瑶心事重重、急匆匆地离开。

晚饭后，玫果在贴身丫鬟小娴的陪同下，在院中闲逛，才发现自己这座私宅大得如《红楼梦》里说的大观园，每个夫郎都有自己的院落，逛到大门口，却发现大门上挂着个空的门匾，“小娴，这个院子没有名字吗？”

“王妃说，这院子是小姐的，理当由小姐自己起名，所以就空下了。”小娴是虞瑶亲自挑选出来服侍玫果的丫鬟，大眼瓜子脸，眉目秀致，十分有灵气。

玫果偏着头，想了想，“这里面有这么多好看的男儿，不如叫‘俊男坊’吧。”

小娴抿着嘴忍着笑，不敢出声。

“你笑什么？”

“婢子不敢说。”

“说吧。”

“说了，怕小姐掌嘴，还是不说的好。”

“我不会打你的，说吧。”

“这名，听上去像那……那种不正经的地方。”

玫果笑喷，别说，还真有点那个味道，睨向正小心看她的小娴，打心里喜欢上这个

小丫头，“那就叫‘弈园’吧，棋弈的弈。”

小娴听了，拍着小手，“这名好，明几个，我就去找末公子写了裱起来。可是小姐，你为什么会起这个名？”

“老神仙告诉我的。”玫果嘴角闪过一抹苦涩，为了那个可能再也见不到的人。

“小姐又哄我了，你都没见过老神仙。”小娴扁着嘴，也许是这两年来一直照顾着小姐的原因，虽然她现在醒了，却没有生疏感。

玫果初到此地，没朋没友，反而更喜欢她的这份亲近，“你知道他们为什么那么讨厌我吗？”

“小姐说的是那些夫郎？”

“嗯。”

小娴摇了摇头。

“就没人谈起吗？”

“小姐昏睡了四年，官人们都以为小姐会死掉，所以没人提起。”

“下人们也没人说吗？”她就不信没有一个嚼舌根的。

小娴想了想，又摇了摇头，过了好一会儿，眼睛突然一亮，“啊，我想起来了，有那么一次。”

## 零伍 冷血蛇



“快说，快说。”玫果忙一连声地催着小娴。

“记得有一次，有一个丫头喜欢上了离公子。”小娴偏着头回想着当时的情景。

玫果眸子一亮，这家伙长了一对桃花眼，果然耐不住寂寞。

小娴凑近玫果，小声道：“当时离公子拒绝了那丫鬟，丫鬟却是个死心眼，对着离公子吵，说……”

“说什么？”离洛居然拒绝了，玫果不禁有些失望，看来八卦不成了。

“说小姐那么害他的族人，他为什么还要死守着小姐。”小娴一边说着，一边偷眼看着她。

“我以前怎么害他的族人了？”玫果眼皮一跳。

小娴摇着头，“婢子不知道。”

玫果看她的确不像是在说谎，“那后来呢？”

“结果，正好被王妃撞倒，当着所有公子和下人的面，将那丫头重打了二十板子。”小娴想到当时的情景，心尖都在打颤。

玫果在电视里没少看，重打二十板子，几乎能要了一个弱女子的命，看来自己的母亲，虽然看似温和，那也是对自己而言，对犯了错的下人，却是不留情面。话说回来，她如果





不这样，也管不下一个大家庭，“那丫头……”

“死了。”小娴说到这里，眼里也闪过一丝恐惧，不自觉地缩了缩身子。

“打死了？”玫果虽然猜到了结果，但亲耳听到，仍打了个冷战。

“没，当时并没死，王妃对她当众执刑，不过是为了杀一儆百，免得丫头们再打夫郎的主意，也警告下人们不能乱嚼舌根，事后还吩咐了大夫为她治伤。”

“那她是不治身亡？”玫果尽量地深呼吸，才来到这世界就听到这样血淋淋的事虽没亲眼所见，也有些胆战心惊。

“也不是，是她挨了打后，想不开投河自尽了。”小娴抱着膀子，仿佛又看到了那丫头从河里捞起来的样子，身上阵阵发冷，“听说她与离公子是同乡，从小对离公子有情……她挨打后，在屋里养伤，巴望着离公子会去探望她，可是离公子一直没去。”

玫果愣了，“在执刑时，离洛有没有为她求过情？”

“没有。”

“后来当真一次没去看过她？”

“没有，一次也没。那丫头托着人捎了信给他，也全被他挡回来了，还说如果谁再带信，他就告诉王妃，重重地罚，他这话一放出来，就没人再敢带信了。第三天，她就……”

“难道离洛对她就没一点情义吗？”玫果暗惊离洛竟是如此薄情寡义的人，丫头是心灰意冷，没了生存的念头才投河自尽的。

“奴婢不知，从那以后就再也没人敢嚼舌根。”

一席话让玫果对离洛有了些说不出的感觉，他身为别人的夫郎，拒绝那丫头，不与她私通，是应该的。但是怎么说也是一条人命因为他没了，眼看着那丫头为他受罚就没点表示，眼睁睁地看着，也太过无情。

玫果眼前浮现出一条蛇，在自己前面游啊游，冷不防打了个冷战，“不行，我说什么也不睡离洛那儿。”

“那小姐能睡哪儿，末公子今晚会很忙。”小娴停了停，小心地说，“其他公子那儿没准比离公子那儿更糟糕。”

“我自己睡。”玫果不信邪，不跟男人睡一晚，就活不到天亮？看天色已晚，也有些困乏，抽身就往自己院里走。

“小姐，不行！”小娴忙追在后面，“王妃千叮万嘱，你今晚一定要在公子房中过夜。”

“我不去那条冷血蛇那儿。”玫果走得更快，和一条蛇睡觉，宁肯抱着被子坐到天亮。

“冷血蛇？”小娴略略一想，明白了，这是小姐送离公子的新名字，见她当真往自己院子的方向急走，急得满头大汗，“小姐，你不去，万一有什么事……王妃会剥了我的皮。”

“就不去，要去，你去。”玫果埋头狂奔，就像那条蛇追来了一般，顺着花园小径一个急转弯，突然眼前出现了两双脚。如果不是刹车及时，就一头撞了上去。

“原来你在这儿，让我们好找。”

玫果不抬头也知道这温和的声音出自谁的口，“有事？”一边抬头一边露出招牌微笑，想着有什么办法让末凡更改母亲的安排。

可是当她抬起头，视线落在末凡旁边那张似笑非笑的脸上时，笑容瞬间僵住。